

恩师成弘夫先生仙去已近百日，他的音容笑貌依旧宛在，谆谆教诲时常绕耳。每每想以些许文字聊寄哀思，便觉师恩无涯、情深言浅，无语凝噎中，泪湿素笺难著一词。今夜又想起恩师，不觉往事历历在目，帧帧画面浮在眼前……

初闻成老师大名，是家里的一位亲戚提及，他曾是成老师的学生成。有一年来我看到我学画，就说：“学画不能这样随意乱画，总得拜个师傅才行。我有一个老师，国画画得特别好，有机会我会带你去拜访他吧！”这话说过之后就放下了，我也就记住了成老师的姓名。

初见成老师，是在菏泽古玩市场的一个旧书摊上的巧遇。当时我正在书摊前翻

阅一本山水画集，那应该算是成老师早期的作品，当时并不懂山水画，只是看着画册不错，决定买下来。正要付钱时，突然听到旁边有一个声音说：“这本书画得不咋样，哪里就值那么多钱？”循声望去，一个衣着朴素的老人半蹲着，也在旧书摊前翻阅旧书。我没好意思理睬，继续付钱。只听那个声音又说：“这个人画得真的不咋样，这本书不值那么多钱。”我心下有些不悦，卖书的小贩已经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可是大画家的书，他画的画可好了！”那老人又说：“我看不好！”书贩吓了一跳，忽然大笑道：“哎呀！你不就是成老师吗？你怎么

……”书贩话音没落，那老人说：“这本书卖给我吧！”我正疑惑间，书贩对我说：“这就是画这本书的人，菏泽学院的成教授。”我双目凝望者，心中顿生敬慕之情。后来我得到了那本书，成老师和蔼地对我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以后我可以再送给你几本。”那时成老师留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大名鼎鼎的画家，竟是如此的和善、风趣、平易近人！

## 学其成时念恩师

□ 孟娟

初次拜访成老师，差不多是在半年以后。走进他的画室，一张不算太大的画案，案头上放着一摞摞的书和一个挂着大大小小各种画笔的笔架。画案一头的橱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厚重的书籍。画案对面的墙上，挂着几幅未完成的梅花图。成老师正在作画，一手提着笔，在墙案上勾勾点点，另一手还夹着烟，时不时抽上一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成老师作画，点点嫣红在枝间铺开，枝干苍老虬劲、梅花傲然怒放。整个画面呈现出生机盎然、热烈而又奔放的气息，枝间飞旋的麻雀，更给画面增添了几分鲜活。美好的画面，娴熟的画法，精湛

持那样画。再后来，待画过几年之后，再评画时，他会着重指出画作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如构图，如用笔或用水、用色等。

学画中，成老师常教导我们，要多读书，多走走看看，走近并融入大自然。从书籍中汲取营养，从生活中积累知识，不断拓展视野感悟，丰厚文化积淀，丰富想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的风格和格调上得到发展和提升。

成老师虽画艺精湛老到，但仍不辍学习、探索和创新。对于我们学习其他画家的作品和画法，成老师从来不会反对。但有一次，我和与我同师学画的朋友小桑利

用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从网络上学习了一种所谓“立体牡丹”的画法，自以为学得不错了，欣然自得地带了作品前往，意欲得到老师的夸赞。没想到，成老师一看作品大为恼火。他生气地将我们画作掷于一隅，说：“如果你们想要画这种画，以后就不要来找我了！”我们默然良久，成老师缓和下来说：“画品即人品，画作到最后是画修养。你们要学习，要创新，这没错，但不是参照

网络速成，急功近利、一味猎奇，哗众取宠，自甘浅薄的画法最终会让你们走上作画的绝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从师十多年来，成老师唯一的一次发火，自此，我们再不敢急于求成。

思及至此，泪眼又一次模糊了双眼……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恩师。恩师呵！您用线条和色彩，为我们构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精神大厦，为我们叩响了一道通往丹青世界的大门。而今，我在路上，您却走了！怎不叫我思念入骨，痛彻心扉！

先生深恩，刻骨铭心！教诲之谊，永志留存！

### 心香一瓣



## 父亲留下的宝贵财富

□ 陈永田

父亲节那一天，在接受儿女的祝福时，我不由得又回想起那已离世二十八年的老父亲，他的音容笑貌又在脑海里浮现，还似乎看到了他的身影慢慢向我走来，他的训斥和教诲也在耳边响起。

仔细想来自己一生的成长，除了老师的淳淳教导和部队的艰苦磨练之外，最多的还是受益于父亲的管教和影响。可以说老师是我的文化启蒙人，部队是我意志和智慧的造就地，而父亲则是我道德品质和性格的塑造者。

父亲从小就勤俭持家，吃了很多的苦。12岁到集市上去卖熟红薯，一声吆喝声，触动了在棚里吸烟的爷爷，从此，爷爷感到孩子赚钱不易，再也不吸烟了。

13岁担着担子走街串巷去卖煤油，一头是煤油桶，另一头用砖头配重，为的是挣一点钱补贴家用。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慢慢长大，开始做生意，卖土产杂品和一些生活用品，不管阴天下雨，还是严寒酷暑，起五更爬半夜，走南闯北去赶集，占地盘，去吆喝，为的是把物品卖出去。

在淮海战役中，父亲推着车送军粮，冬天下大雪，穿着的袜子都结了冰。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所有私人物资全部归合作社，不允许私人经营。父亲是位孝子，为了照顾年迈的爷爷，为了养活我们兄妹，留在家里，让大哥去了供销社。

其实，我在青少年时代对父亲的做法不理解，甚至对于他的管教也曾产生过很大的抵触。

曾记得，小时候，不去上学，还是张效彦老师硬拉我去，而且还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拿大哥作比喻！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1960年全国自然灾害，家人没有吃的，父亲以收废品为业，为了养活家人，走街串巷，把换回来的东西归类，能吃的



曹 风

盛夏童趣

心飞扬 摄



厚重的书传世的故事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悸动  
美丽的三十而立的风景  
架子鼓的敲击令人振奋  
水榭之处  
向蝴蝶借一副翅膀  
标记在第三十页中  
看完九十九年间震撼心灵的故事  
心如潮涌  
默默地举起右手紧握拳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坐在湖畔的柳荫下  
捧着一本九十九斤重的书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  
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路程  
战争解放土改革  
打老虎奔小康抗  
民族复兴无往而不胜  
战争解放土改革  
打老虎奔小康抗  
民族复兴无往而不胜

## 指尖里的爱

□ 郭爱巧



我是家里人人皆知最爱臭美的人。记得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老师说，学校要在一个星期后举行一个大型的文艺演出，让我做主持人。

放学回家我就对娘说：“娘，我们学校有个演出活动，老师说要我做主持人，我想让您给我买块布做个漂亮的裙子。”很多有演出节目的同学的家长都去附近的缝纫部买布做新裙子了，母亲也去了，结果母亲每次都在缝纫部要待很晚才能回来，每次回来都带回很多的碎布条。

每次放学回家，都看到娘用针认真地把颜色不一、花色不一的碎布条缝在一起，然后用茶缸放入热水，把缝好的布条慢慢熨开，烫平……

日子总过得很快，明天就是演出的日子了，我着急地问娘：“娘，明天就要演出，我的演出裙你问缝纫部给我做了没？”娘笑着说：“放心吧，明天一早花裙子娘就给你拿来了，保准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裙子。”娘胸有成竹地说。

第二天早上醒来，果真看到被娘叠得整整齐齐的花裙子放在我的枕边。我兴奋地穿上对着镜子是前照后照，左照右照，镜子里的我果真像个小明星。那次

演出，我成了学校里出了名的小明星，原因多半出于那条花裙子。同学们都看上了我的花裙子，结果她们找遍了附近所有的缝纫部也没有找到一家与我同样的花裙子。

回家后我好奇地问：“娘，我同学都想做一款跟我一模一样的裙子。你在哪里做的呀？”娘不好意思地指了指那些碎布条说：“哪里是在缝纫部做的呀，家里种地的钱勉强供你们姐弟三个的学费，是我每天帮助裁缝干活他们才允许我把剩下的碎布条捡回来的，我就把它们组织在一起做成了这个款式的裙子了。”

当时由于虚荣心太强，我始终没好意思说出娘用碎布条做裙子的事，但在我心里却胜过许多贵重的东西，因为它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承载着母亲的指尖上对我成长的期待，都凝聚着母亲对我沉甸甸的爱……

小小说

## 故乡的老井

□ 郭晓兰

在老家，出门右拐，走上一段路，就是村里的老水井，如今已经用长方大石，一块常年累月横卧于井边的无名石碑盖住了井口。这口井的源泉，是和井紧连的一个方塘，曾经藕肥荷香，鱼虾满塘，如今也被慢慢填平，圈围起来，备做房宅地基。和方塘仅一路之隔的大方塘，每到夏季暴雨，大小方塘便连通合流，东西贯连，成为一家，如今也已干涸，因为沿岸人家的领土扩张，已经弯弯曲曲不成样子，像大地一个骇人的伤口，裸露扎伤着人们的眼睛。

这口曾经养育了小村众多人口，以及牛马鸡鸭猪狗生灵的老井，就这样要无声无息地尘封于时间的河流中，无影无踪的还有老井边站立的几棵高高的白杨，池塘边惊鸿照影的几棵垂柳，它们虽然宿命既定，但却早已不知走向何方。

曾经，这口井多么温顺宽厚地敞开心扉存于乡亲的生活里。常常，天还没亮，村庄还未醒来，大地犹在沉睡，牛马惺忪着眼睛，这口井已经被早起的乡亲撞醒，小村过半的人家最先光顾的，就是这口井，因为井水偏甘冽于村东那一口，村里不少人家，宁愿多走一段路，也愿意挑这口井的水喝。井旁随着太阳的光亮，渐渐喧吵热闹，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来来往往，陆陆续续，笑语家常，不绝如缕。村里人把每一个



## 童年的麦秸垛

□ 魏建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麦秸垛是最具标志性的一道风景。在薄雾的缭绕中，一堆堆麦秸垛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宛如一个个清香温软的馒头，喂养着村庄的生生灵，燃起了袅袅炊烟，又像一座座蒙古包，撑起了农民的尊严和底气。

麦秸垛是村庄冷暖的晴雨表，连接着人间烟火的源头；是缄默不语的雕塑，见证着村庄的荣辱兴衰；是农民心中的神灵，注视着全村人的祥和安康。

每一座麦秸垛的下面，都隐藏着一个家族的历史，既有光宗耀祖的辉煌，也有泪痕斑斑的苦难。浪迹天涯的游子，不管走得多远，只要心里装着村庄和麦秸垛，就记住了乡愁，就能认清家族的脉络，找到回家的路。

对于村庄来说，麦秸垛更是庄稼人的念想。

冬日晌午，麦秸垛是老人们晒暖儿的天堂。找个背风的向阳处，三五个老伙计背靠麦秸垛席地而坐，几根斑驳的烟袋锅凑到一起喷云吐雾，谈古论今，金黄色的芦花母鸡也在享受阳光的温暖，领着一群小鸡在麦秸垛周围觅食。

麦秸垛也是农家娃天然的儿童城堡，就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用博大仁慈的胸怀接纳了孩童们的顽皮不羁。童年时，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便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相约到生产队的麦秸垛前集合，藏老猫、杀羊羔，老鹰捉小鸡，从麦秸垛顶上滑滑梯，一个游戏接着一个游戏，你追我赶，吵吵闹闹，直闹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累得两腿打颤，才肯坐下来靠着麦秸垛歇息片刻。直到耳边响起大人喊回家吃饭的声音，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麦秸垛，而此时已是月上柳梢头了。

冬天，耕牛靠吃干草和麦秸生存。为了给牛留足口粮，缺少柴草的农民们宁可刮大风时去捡树叶烧锅，也不轻易把麦秸拿回家。那些柔韧轻盈的麦秸被铡刀齐腰截断，成为牛马羊驴百吃不厌的口腹之物，也间接滋养着全体农民的温饱。后来，生产队不靠牛耕地了，养的牛也越来越少了，麦秸垛逐渐成为烧火做饭的柴禾。遇到连阴雨天，堆在外面的柴禾都被打湿，唯独垛上的麦秸还蓬松干燥，于是人们就拿着塑料袋子或背个箩筐，撕扯些麦秸装回家烧锅。冷冻难忍时，母亲就到麦秸垛上拽一些麦秸铺在褥子下面，松软的麦秸温暖了整个冬天。寒冬腊月，在宽松的棉鞋里塞上麦秸，脚丫子就感觉暖和很多。

漫长的冬季，随着越来越多的麦秸在忽明忽暗的灶火中灰飞烟灭，一个个高大醒目的麦秸垛逐渐变得枯瘦矮小了，最后甚至荡然无存，最终化作灰烬倒进粪坑，沤成农家肥后送入田间滋养生稼，用另一种方式回报大地母亲。到了来年麦收，一个个崭新如初的麦秸垛又拔地而起，巍然耸立，站立成村庄的铮铮铁骨，绵延着蓬勃的生机。

如今，农村已实现机械化收割，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曾经被农民视若珍宝的麦秸已无人问津。收麦时，那长长的麦秸秆被庞大的收割机粉碎后还田了，重新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陪伴了村庄千百年的麦秸垛也销声匿迹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如今，小孩子已经不知道麦秸垛是什么样子的了。在尘封的乡村记忆中，昔日生动鲜活的麦秸垛已经模糊成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让我们只能在寂寥的梦境中一遍遍回味它的清新质朴，追忆它的前世今生。

## 最最难忘

## 九十九座丰碑

□ 舟洲



注视着鲜艳的党旗  
心不再平静  
听见了镰刀斧头的铿锵声  
有一个特殊的日子  
九十九年前的七月一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  
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路程  
战争解放土改革  
打老虎奔小康抗  
民族复兴无往而不胜

处，便是身在天堂。世间如此阔大，即使命如蝼蚁，却原来心中也有属于它自己的春花秋月，山河莽荡，地久天长。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时光飞逝，时世变迁，坑塘桑田。老井经历了压井水、自来水的历史变迁，映照着它一路的风云岁月，流过阡陌巷陌，流过柴米油盐，养育了老井一样众多的可爱乡亲，孕育了一方风情、风骨，滋养了一方土地。从此以往老井似一眼永不枯竭的清泉，静静地在每一位离家的远人心头默默流淌，伴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在每一个起风的日子里，荡漾，荡漾。

哑巴担了水，走人家门前那棵桃树，放下担子，立在桃树旁。不知他一脸柔情，口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呜呀呜呀”地对着桃树，对着桃花，对着春天，说了些什么。这个被命运孤立在时间之外的人，他心中含混不清的呐喊不知谁听到，又有谁懂得。对他来说，立在芳树之侧，立在百花深